

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⑦
周駿富輯

顏李師承記

九卷 徐世昌纂



明文書局印行

顏李師承記序

予既輯語要二卷使學者知習齋恕谷之學綱領所在既又念習齋恕谷爲聖道傳人其淵源所漸被師友弟子所討論必有存絕學於不墜惠區夏於無窮者爰復蹤跡所與往還及一傳再傳之聞風興起者爲顏李師承記九卷仍屬趙君湘帆校而梓之予維宋元以來語錄學案之列於著述者多至不可勝原然而理學流極空談心性蹈楊氏爲我之習致宋明之季無以救亡今世變日新譚平民之治者又祖述許行並耕而治饗殽而食之說驅一世爲墨氏兼愛之爲而不顧名教凌夷之禍惟習齋恕谷之學合道藝賅體用事事徵實而無偏倚之弊也孔子繫易於庖犧神農黃帝皆述所作耕耨舟車弧矢之制爰明夫道藝體用之一貫於以知習齋恕谷之造道深也蓋自習齋恕谷之學傳而知古人學以

從政非爲二事故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之倫皆得配食於廟
廷後之提倡學術期裨實用者皆知崇道德重藝事以救弊起衰
習齋恕谷之師承已有不令而行不介而孚之盛矧六合大同垓
埏庭戶予知習齋恕谷之學必將彌乎絃字而化乎鴻濛其所以
廣不朽之傳宏作育於五洲萬世者固必度越於今之所記也於
是乎書天津徐世昌

師承記一

顏李學錄卷之一

天津徐世昌纂

校圖

習齋先生博野人姓顏氏名元字渾然習齋乃其中年卓然有見於孔孟所傳六藝正學因取論語學而時習之誼名齋日率門弟子習禮習樂習射御書數其中弟子相與語稱習齋先生初名園以父景幼養於蠡朱氏爲蠡人補諸生名朱邦良朱氏翁卒歸宗易今名生有異稟鄉里皆以聖人目之在母身十有四月生明崇禎八年三月十一日鄉人望所居室上有氣皆成麟倏如鳳生而有文在手曰生舌曰中四歲朱翁有母喪著喪服冠立坐上勸賓客飲饌如成人六歲生日家人從俗雜置諸物事几上覘所向獨取筆畫若字者以二三十數時先生未嘗學也八歲始出就外傳吳洞雲學四歲時父景被掠至遼東積八年無音耗母改適朱翁

有妾生子晃漸疏先生先生事翁媼益謹晃後更與其母謀讒害先生並及媼先生奉媼別居而日詣翁所定省如故初不知已非朱氏子也媼卒哀毀幾殆朱氏一老翁憐之私語之曰若過哀徒死耳若王母雅不孕安有若父若父乞養他姓子耳大駭潛如母所問之信迨翁卒服闋乃歸顏氏而謀東尋其父先生幼讀書過目輒不忘學神仙道引術娶妻不近已而知其妄乃益折節爲學朱翁以訟遁逮繫先生文益進塾師賈什襲喜語人曰此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年二十餘攷究歷代兵爭戰守機宜與其政制因革是非之故勃然欲有所爲而孤陋無與質所學時容城孫徵君鍾元講學河北蘇門弟子數千人以陸王爲宗祁刁文孝蒙古宗程朱亦聚徒講學里第先生聞而慕之初好陸王學約共學王法乾同至蘇門訪孫徵君以路遠莫能致近數與文孝往還改學

程朱信之甚竺尊以爲聖立道統龔與堯舜周孔並祀日必靜坐八九次驗未發之喜怒哀樂覺修齊治平此外更無餘事如是者蓋八九年自漢儒誤以六經爲六藝訓詁注疏已舉古人學以從政之事歧而二之有宋諸大儒出鄙漢唐所學爲駁襍膚末是矣乃又舉聖門不可得聞之性與天道日騰口說蠟等立教標其名爲道學要其實已隱爲釋老所襲沿及於明程學以取士範天下學者之心思耳目奸壬僉險舉竄身其中有豪傑大有爲之士不屑屑者則衆相與詆之排之掣曳之使不得竟其用至於國亡朝廟無有一人可倚仗漢氏以前無是學也孟子之死不得其傳天下不復收儒者之效蓋二千年於茲矣先生始居媼喪奉朱子家禮爲依歸尺寸不敢踰越久而覺其拂逆不合先聖王緣人情制禮之誼較以古經非是因悟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萬民

而賓興之以三物孔子以四教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二人道學訓詁注疏皆空言也於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所居曰習齋堂上琴竿決拾籌管森列灑掃正席率門弟子進退揖讓於其間已而歌謳舞蹈文行並進以養其忠信之德更分日攷究兵農水火工虞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時先生方三十四歲確有見於孔子之所以教卽堯舜周公之所以致治而後世政治之壞確由學術之失其傳毅然欲返聖門學術之舊謂三代爲必可復而不屑屑於空文著書外整九容內顧天命一致程功修之身傳之人以備天下國家之用終日至夕乾乾惕若銳甚太倉陸桴亭先生高隱不仕著

思辨錄教學以六藝爲本謂性善卽在氣質先生讀而善之與之
書曰漢唐訓詁魏晉清談虛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
天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釋老猖熾大道淪亡宋儒之興
善矣乃修輯注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謂孝弟忠
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與老氏以禮誼爲忠信之薄釋以耳目口
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著存性編謂理氣皆天氣質
雖殊無惡也惡也者習也染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
皆自踐其形也著存學編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
之道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
用之天下先生論治以不法三代爲苟道嘗舉井田封建學校鄉
舉里選田賦陳法著王道論後更曰存治編又嘗鑒明政之得失
著其所當因革者爲書曰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

耳著宋史評爲韓侂胄王安石辨冤謂安石新法不行非特安石宋之不幸天下後世羣遂以建功立業揜挂乾坤者爲小人苟且偷安者爲君子而是非莫辨也夫人至是非莫辨其去禽獸也幾何此存人編之所爲作也韓侂胄之辨曰南宋之金北宋之遼不可同年而語也乃累世知岳飛之忠累世學秦檜之智獨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謂爲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誼復仇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殺之以畀金也尙有人心哉夫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戎首無如何也夷考當時葉適邱密辛弃疾等支吾於北敵無勝祿而宋相之首已致麾下矣宋人有惜之者題句朝門曰晁錯旣誅終畔漢于期一入竟亡燕金主見其首曰此人忠於謀國繆於謀身諡曰忠繆率羣臣祭哭禮葬可知金非惡平原而深歎宋室之無人卽宋人亦知宋非因誅平原而存留平原而亡

也宋史徒以其貶道學曰僞而入之姦臣傳至指數其姦除貶僞學別無左證徒曰姬媵盛左右獻媚而已且此亦安知非僞學媒孽之以自快其言行了不相顧之私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宵小無一察焉不其冤哉先生始欲尋父迫於翁媪旣歸宗三十九歲矣直三藩之變塞外蒙古皆應之遼左戒嚴不可往妻旣不育再置側室皆無出荏苒又十一年年五十聞新城五公山人卒猶視曰山人目不瞑矣蓋以山人父兄被誣駢死燕市而骨不收因而益堅其尋父之志也自是至先生卒遂無子養同高祖一從子爾儀爲子有隱疾養一族子重光爲孫後先生卒四年又卒恕谷嘗論定之曰人之生有禪有特先生之生上不麗父母下不系子孫乃天特生以明周孔之道者固未可以禪生之理測也先生旣東出關北達鐵嶺東抵撫順南出天覆門踰葛隴之間陷泥淖者

數矣雪深沒胔久之無所得悶甚益悲行且一年三月四日有金氏婦使人尋先生往與言父貌諱癡瘖生年月日東來年皆合已沒葬韓英屯唯不知父鄉居而語以所夢有神赤而而延鬚夜告我曰咄銀姑金其夫父逋而殂六子載涂兄從妹居報我以豬曳足而屠已而詰先生父來時年二十二何說而有六子且曳足屠豬何也先生曰豬我生物六文曳足我名也屠則骨肉相見之象也神示之矣詣墓掃墓如初喪禮招魂奉主而歸棄諸生終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責實在予南游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以閱人曰茲行卽易之用九也必見无首乃爲能用是時先生蓋五十七歲矣遇人明辨婉引遠近歸心商水李子青大俠也館諸家見所攜短刀目曰君善此耶先生謝不敏子青叩言拳法諸技本君欲學此當先習拳時月下酒酣子青解

衣演諸家拳數路先生笑曰如此可與君一試折竹爲刀對舞不
數合擊中其腕子青大驚擲竹拜伏地曰技至此乎某始謂君學
者爾遂深相結見其子拜從受業反至湯陰過一士人家與其子
弟言禮父年幾八十遽策杖起曰聞斯行之先生曰父老矣請設
坐於旁觀某與賢昆弟周旋也父曰老人習禮更急於年少舍杖
卽主位進退揖讓周規折矩彬彬如也跪拜上下健如也留數日
反至復書稱其兼任聖賢豪傑目中未見有二人及父卒又云父
朱甯居子敬主一先生也蓋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騎射陰陽象
緯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皆納交而徐圖進之以學問勉成大器
其空文著述與以道學自高者尤欲以身體力行勉之儲爲有用
不致如婦人女子脆弱不能有所肩任後之論者乃概以忍耆欲
苦筋力目爲畸行之士蓋未窺先生教學之本誼矣年六十肥鄉

郝文燦重修漳南書院具書幣走介來聘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中曰習講堂東一齋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一齋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孫吳諸子兵機攻守營陳水陸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東二齋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制誥章奏詩文等科西二齋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東西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直西曰帖括齋凡習程朱陸王及制舉業者居之皆北向比空二齋左處儉价右宿來學門外左六房支客榻右六廡容車馬東更衣亭西習射圃堂東北庖廚倉庫西北柴薪從游數十人分別部居且學且習矦矦栩栩問學者接踵而來乃先生初至卽雨經旬涉月日益甚書院北枕漳水水盛溢瀾漫七八十里垣墉堂舍悉圯先生歎曰此天意不欲使吾道行也辭歸不復出又八年年七十寢疾七日而卒遠近來會者百餘人私謚曰文孝先

生卒之時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尙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罷而逝面如生生平不欺暗室年三十與王法乾共爲日記凡言行善惡意念欺慊逐時規黑白於其上十日一考糾嘗暮行委巷中背癢欲搔旋自省曰昏夜無人何以逃鬼神之責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學冠昏喪祭一切俱依古禮而酌其中當厄不以自阻老而彌篤居父之喪稅服粥食不菜果酒肉獨居朴室不入內不偶坐不侶行朝夕哭朔望奠哀至則哭三月不怠期悲哀三年憂泣血骨立室前槐爲之枯葉黃而殞喪復常乃更榮康熙三十八年士民舉德行苦孝博野知縣羅毅亭蠡縣知縣趙用九學使李柱山巡撫于襄勤俱表其閭六十一年學使陳蓮宇檄縣崇祀鄉賢雍正七年再傳弟子劉調贊馮辰等葺道傳祠中堂奉祀先生王崑繩配享復設恕谷先生生位於東堂惲皋聞生位於西堂以三

子皆有傳道之功也近戴子高爲顏氏學記於崑繩後特著程啟生而儕臯聞於諸弟子之列亦以啟生爲有傳道之功也先生悟道實始三十四歲方壯十一月十一日夜將半夢躋一諸生主於孔子廟庭養子訥言爇火爲之題有老婦從其後寤自占曰子題主非死乎養子題主非無後乎然婦年已老則尙未也後皆如所占唯至今尙未躋入孔子廟庭其徒有好事者據其夢至之年日時爲之追占曰三十曰壯有四則壯且進於強矣而日至於文推十合一爲士於數滿十進一爲協紀先生之道其用世可決也唯時月皆當盛陰一陽初卯育孚化於其中孳生於子紐牙於丑始明歷清至於今適當寅演之時矣所著書行於世者曰四書正誤曰言行錄闢異錄習齋記餘皆門人鍾鉞所輯年譜最詳則恕谷所爲而崑繩所訂也